

豆豆

科隆珊萊島旅遊散記（三）



天雅微妮

第二天，是度假島安排跳島遊的日子。原本報名的人數有五十多位，可能前一天的海陸空大折騰，有些人已經起不來了。最後只有三十九位成行，分乘兩艘船，在上午九點出發。

剛上船時，大家遵照船長要求穿上救生衣。船行一陣，風平浪靜，太陽又曬，實在悶熱難耐。有人試探性地脫了一隻袖子，左右看看，沒人制止，便一個接一個地悄悄脫了下來。救生衣堆在腳邊，像一群暫時卸下盔甲的士兵。船長站在船頭，遠遠地看著，搖了搖頭，也沒有說什麼。

四十分鐘後，到達第一個景點。船靠岸時，工作人員特地叮囑我們穿上救生衣，說要爬上三百多個階梯，上下來回至少七百級。幾個上了年紀的人當場打了退堂鼓，留在岸邊吹風。

拾級而上，階梯是沿著山脊人工開鑿出來的，兩旁野草高過膝蓋。走了大約一百多級，前方出現一個小平台，那是這座小山的最高處。站在平台上往下望，海天一色，藍得沒有盡頭，海面平靜得像一面巨大的鏡子。每個人都停下來拍照——在這片藍面前，誰都不想錯過。

嚮導示意往下走，說下方兩百多級階梯的盡頭藏著一座瀉湖，可以下去游泳玩水。我站在階梯口往下看，石階濕滑，想著回程還要再爬兩百多級，腿已經發軟。幾個同伴對望一眼，很有默契地說：「你們去，我們在船上等。」

回到船上，海風吹來，陽光正好。我們幾個靠在船舷邊，看著其他人興高采烈地走下去。後來他們回來時，氣喘吁吁，卻一個個臉上帶光，興奮地描述水有多清、魚有多不怕人。我們嘴上說「可惜」，心裡卻偷偷決定，下次若再來，一定要走下去。

船繼續往下一站駛去。中午停在一處沙灘旁，工作人員在沙灘上架起長桌，擺出自助餐。有人端著盤子赤腳站在水邊吃，海浪偶爾湧上來，淹過腳踝，又退回去。

回程時天氣變了。風漸漸大起來，浪也比來時高。有人開始把救生衣重新穿回去，這次沒有人脫掉。雨頭頸蓋臉地落下來，海風夾著雨水打在臉上，頭髮被吹得亂七八糟。船艙裡備了浴巾，大家抽出來往頭上包，有的裹住肩膀，有的乾脆從頭蒙到脖子，像一群剛上岸的落湯雞。沒有人抱怨，反而有人笑了起來。那種笑不是因為什麼好笑的事，而是因為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，被同一陣雨打濕。船靠岸時，

雨已經小了很多，空氣裡滲透著一股濕潤的清新。

沒參加跳島遊的團友也沒閒著。度假島安排了環島遊，由工作人員開車帶著大家繞島一圈，介紹島上的生態與設施。

下午四點多，兩批人先後回到島上。稍事洗漱後，晚餐在露天場地舉行——就是前一天燒烤派對的那個地方。風突然大了起來，轉眼間雨就來了，豆大的雨點劈頭蓋臉地落下，大夥連忙起身搬桌椅、移餐具，忙而不亂。沒多久，雨停了，空氣裡滲透著一股濕潤的清涼。

島主林再生先生特地從國內運來的蒙古羊肉端上桌，成了當晚餐桌上的焦點。這天晚上，他又帶來了另一位「秘密武器」——從馬尼拉公司調來了一位專業調音師。音響一接上，氣氛立刻不一樣了。有人拿起麥克風唱歌，有人跟著節奏跳舞，有人坐著喝酒聊天。那晚，沒有人記得時間。

隔天清晨，天色微亮，大約五點多，同房的白瑩姐把我喚醒。我拿著手機，推開通往陽台的門，在欄杆前站定，開始等日出。

等了整整一個小時。海風迎面吹來，帶著淡淡的鹹味。天空先是淺淺的灰藍，然後慢慢染上一層淡橘，再轉成粉紅——像是有人在雲層後面偷偷調色。海面平靜，映著天空的變化，像一面還沒被人碰過的鏡子。偶爾有魚躍出水面，濺起細碎的水花，在晨光中閃了一下又落回去。遠處的水屋還在沉睡，只有海浪聲規律地拍打著樁子。

橘色漸漸變濃，雲層邊緣開始發光。太陽從海平面探出頭來的那一刻，金光一下子鋪開，把整片海面染成金黃色。一艘舢板船正好在那個瞬間駛入畫面，船身與日出的金光交會——像有人刻意安排好的，讓一艘船在對的時間、對的位置走進鏡頭裡。

快門按下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覺得，這趟旅行的所有折騰，都在這幾秒鐘裡被補償了。

早餐後，陸續退房。第一批團友搭乘直升機離島，其他人搭快艇與遊艇。船駛離碼頭時，我回頭拍了一張照片，有些地方，來過一次，就不會忘記。

這三天兩夜，有折騰，有狼狽，有驚喜，有放空。海風、啤酒、歌聲、日出、大雨、羊肉——全部混在一起，變成一段很難複製的回憶。

也許旅行最好的樣子，就是這樣。不必完美，但剛剛好。

（08/30/2026）

葉榆

你好啊 小狗



是葉非葉

2020年10月1日的午後時分，我和兒子在滿心期待中，迎來了一位家庭新成員路易。他是一隻2個月大的純種比熊犬，渾身雪白，一雙烏黑的大眼睛，滴溜溜地注視著我兒子。

或許此刻，他已經認定了他的小主人。那時疫情嚴重，基本社交全無，居家辦公的兒子，感覺孤單無聊，所以下決心養一隻狗狗互相陪伴。他大概做足了半年的養狗功課，第一次他對我說：他要養隻狗。我的反應是驚愕不已，然後直接拒絕。我說：養狗狗吃喝拉撒需要照顧，而且狗毛滿天飛，隨地大小便，很多問題啊！可是兒子對我說：狗狗可以從小訓練定點大小便，而且他選擇的是比熊犬，不會掉毛，是小型狗，也不會亂叫影響鄰居。至於吃喝拉撒，他工作之餘，會全權負責，讓我放心。兒子既然這麼說，我也不能再反對了，默認了家裡要養狗。甚至心裡也悄悄期待小狗的到來

路易是兒子網上找一家專業繁殖比熊犬的機構訂購的，也就是說，預訂還沒出生的小奶狗，我們先付訂金，待狗狗出生後，再付尾款。路易來家裡的時候，才2個多月大，已經可以自主進食泡水的狗糧。而且出生後也打了疫苗，辦理了健康證書，後續需要我們定點定時帶去寵物醫院打完所有的疫苗，他的純比熊犬的血統證書機構也拿給我們了。

一隻可愛的狗狗，一條鮮活的生命，從此走入了我們家，與我們未來的生活息息相伴。在養狗的六年時光中，充滿了太多的美好回憶。

路易是用心熱愛我們這個家，更愛家裡的每個人。看著他從一隻拖鞋大小的樣子，長到現在已經6.4公斤，蓬鬆的毛髮，已然是一個懂事的小傢伙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路易雖然是男生，但是他是屬於比較乖巧聽話的小狗。在這六年的相處過程

中，他懂得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和我們交流。我們也熟悉了他的喜好，他的每個動作和他嚶嚶聲代表的意思。他和我們之間交集著默契感，彼此都有了深厚的感情。在養狗狗的日子，讓我學會了責任心，耐心和包容心。路易給予我們的情緒價值是無限的，忠誠可愛，也是世界上最純粹的情感。第一次養狗狗，沒有任何的經驗，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平凡的生活中，路易和我們全家人雙向奔赴。他治癒了我們在異國生活的枯燥無味，用它的溫柔陪伴，告訴我：生活充滿著美好和無限的希望！我至今相信：人寵的陪伴，是世間唯一沒有功利之心的感情，最值得擁有。路易不能選擇主人，我們選擇了他。謝謝他帶來的所有快樂！我們自從養了他，這些年從來沒有全家出國度假，家裡必須留下一個人陪伴他照顧他，出門的時候盡可能帶上他。既然選擇了養他，就要用心去愛他，照顧他。這種愛是無謂的付出，不會索取回報。狗狗的世界很小，主人就是他全部的世界。

一本書上說過的一句話，讓我感觸良多。一隻狗狗短暫的一生中，最幸福的事，就是遇上愛他的主人，一生只有一個家。

時光荏苒，我們相伴的日子都是充滿著明朗溫暖快樂的。我們會漸漸變老，狗狗也會慢慢的老去，不離不棄，為路易養老。在未來的日子繼續用心陪伴和照顧他。這是愛他的我們給予他最厚重而深情的承諾！願天下所有的狗狗，都可以被人類溫柔對待。可以不愛，請別傷害他們！世界不能沒有小狗，這是養寵人才能體會的感情。

借此，致敬那些在這次西藏泥石流災難中，參與救災的每隻搜救犬！感謝你們的忠誠，為人類義無顧反的服務，你們是無言的戰友。也希望更多的人類可以善待他們的同類，呼籲儘快立法，保護人類最忠誠的朋友們！

林輝煌

人生「五度」：處事有氣度（五）



柳浪飛歌

人生修行，貴在胸襟開闊、氣度從容。處事有氣度，不是軟弱隱忍、一味退讓，也不是虛飾豁達、故作大方。而是歷經歲月淬煉，看透世事無常，修得一份釋懷通透，遇事不困於情緒，處世不囿於得失。

人世旅途風雨相伴，非議誤解、人情冷暖、起落浮沉，皆是尋常際遇。胸襟狹隘之人，凡事錙銖必較、耿耿於懷，被細碎是非纏身，被無謂恩怨牽絆，終日心緒鬱結，活得疲憊侷促。氣度開闊之人，懂得包容差異、釋懷過往，寬恕他人過失，更解脫自我身心。

處事大氣之人，遇事不糾纏、不較真。面對他人無心疏漏，從容包容；面對外界無端非議，淡然釋懷。不爭一時高低，不

辯一時曲直，不記一時恩怨。人心立場各有不同，世事境遇各有緣由，不必強求一致、苛求圓滿，接納人性參差，包容世事缺憾，是通透，更是修養。

氣度涵養，見於逆境順境的姿態。順遂之時謙卑自持、不驕不奢，低谷之時沉穩自持、不卑不餒。待人留情面，處事留餘地，不因小事結怨，不因私情誤事。放下俗世是非糾葛，看淡人間細碎紛爭，處世坦蕩磊落、安然從容。

一個人的福氣，藏在胸襟度量之中。計較愈多，煩憂愈盛；包容愈廣，前路愈寬。放下執念心結，看淡得失浮沉，不為瑣事擾心神，不為成敗亂心神。

歲月修心，人生修度。以寬厚胸襟接納百態世事，以淡然心性笑看起落浮沉，於煙火流年修得一份通透寧靜，便是最安穩的人生境界。

謝天義

弘一法師的忘年之交



特稿

「瑟瑟塞風剪剪催，幾枝花發水雲隈。淡妝寫出無雙品，芳信傳來第二回。春色鮮鮮勝似錦，粉痕艷艷瘦如梅。本來桃李羞同調，故向百花頭上開。」

一九三九年深秋時節，古城泉州，秋高氣爽，景色宜人的清源山，火紅的楓葉點綴著青翠碧綠的野陌。在古城西南方的開元寺，香煙繚繞、梵音悠悠、佛號朗朗，古樸典雅的佛家寺院顯得格外莊嚴肅穆。禪房裡弘一法師正對著一個年輕人說話：「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。」

後生受寵若驚，如獲至寶，誠惶誠恐地接在手中，接二連三地表示謝意！小伙子名叫陳怡禎，1919年出生在石獅市建興街一個普通家庭，十五歲那年開始受僱於泉州城裡頗負盛名的「良友」照相館，為人本分誠實，聰明能幹，由於照相業務的交集，頗得大師的「疼」愛，因此兩人一來二往便結下一段鮮為人知的忘年之交善緣。年輕人離開寺院後，情不自禁地哼起弘一法師創作的歌曲《送別》：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……」。

回到住處以後把它展開一看，原來是一副大師親筆書丹的對聯：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。」

弘一法師亦師亦友，慈悲為懷，施以出家人的大愛與《華嚴經》經典佳句，匯成一股涓涓細流傾注於筆尖的字裡行間，令後生如醍醐灌頂，懵懂的心靈幡然醒悟，做人

應該有更高的境界。

弘一法師（1880—1942年）俗名李叔同，祖籍浙江平湖，1880年9月20日出生於天津一官宦鹽商之家。李叔同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藝術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。1918年8月19日遁入空門，在杭州虎跑寺削髮為僧，從此皈依佛門，法名寅音、號弘一。1929年10月入住泉州開元寺，傳經布道。

大師的足跡遍佈泉州的靈山秀水，古剎寺院，深入到民間的廣大信眾之間，講經弘法、濟困扶弱、廣結善緣。大師每到一處幾乎都要和那裡的信眾與社會名流合影留念。

因此，「良友」照相館的後生陳怡禎大多時候都要跟隨左右。能和大師在一起是我人生最大的榮幸，這是陳氏後生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。

弘一法師和這位活力四射的小朋友相處的時光裡，他會不失時機地用「不是父愛勝似父愛」的慈祥柔情去感化教誨這位後生。

令陳怡禎小伙子受用終生，他無以為報，能做到的是把照相技能做到精益求精，使每一張照片都能使大師滿意。

1942年10月13日晚8時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，一代宗師弘一法師圓寂於溫陵養老院晚晴室。如今世人看到的哪一張瑞相遺照，便是出自大師的忘年之交陳怡禎之手，斯人已駕鶴西去，但其精神卻與日月同輝！

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：shangbaoforum@gmail.com

鵬陳萬語

漢字裡的人生智慧



鵬陳萬語

漢字是中華文明的活化石，一筆一畫間不僅承載著語言的符號功能，更凝結著先民對天地人生的深刻洞察。

有人將「靜」、「穩」、「忙」、「貪」四字拆解細品，再配以「寬心」二字作結，便構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修為圖譜——從處世態度到節奏把控，從慾望管理到心境修煉，字字如鐘，聲聲入耳。

漢字的奇妙之處，往往在於形意相生。

一句「靜字有個爭，穩字有個急，忙裡有個亡，貪字近於貧」，乍看是文字遊戲，細品卻是一部人生哲理的微縮書。它用最樸素的字形拆解，道破了最深刻的生活辯證法：那些我們拚命追逐的狀態，往往藏著與之相反的解藥；而那些讓我們迷失的陷阱，其實早已在字形裡寫好了警示。

「靜」字有個「爭」，是教我們在紛擾中守住內核。

真正的安靜，從不是與世隔絕的死寂，而是內心在「爭」流中的巋然不動。生活裡，我們總被各種競爭裹挾——爭業績、爭面子、爭一口氣。

但「靜」的智慧告訴我們：爭時須靜。越是身處博弈場，越要擯除雜念，不被外界的喧囂亂了方寸。

心靜了，眼光才能穿透迷霧，看清問題的本質。

心亂了，即便贏了眼前的一城一池，也可能輸掉長遠的格局。這種「靜」，是強者的定力，是在激流中穩坐釣魚台的底氣。

「穩」字有個「急」，是提醒我們在變局中保持節奏。

穩，從來不是天生慢半拍，而是心裡裝著個「急」字，卻懂得從容去化解。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誰沒有心急如焚的時刻？但越急越要穩。就像開車遇到突發狀況，猛打方向盤往往車毀人亡，穩住方向、點剎減速才能化險為夷。急時穩住心

態，不是消極拖延，而是給自己一個冷靜思考的緩衝帶，避免在衝動之下做出追悔莫及的決定。這種「穩」，是成熟者的必修課，是把控人生的韁繩。

「忙」裡有個「亡」，是對盲目奔勞的當頭棒喝。

現代人最大的焦慮，往往源於一個「忙」字。

忙著賺錢、忙著升職、忙著趕路，卻在忙碌中把健康「忙」沒了，把親情「忙」淡了，把初心「忙」丟了——這不就是「亡」嗎？古人造字時早已警示：忙若無度，必致消亡。真正的智慧，是在忙碌中學會留白，分清輕重緩急，不做無意義的瞎忙。

偶爾停下腳步，不是懈怠，而是為了走更遠的路。畢竟，人生不是一場比誰先到終點的短跑，而是一場需要持久續航的馬拉松。

「貪」字近於「貧」，是對慾望膨脹的深刻警醒。

貪字頭上兩把刀，一把砍向別人，一把砍向自己。多少人為了貪更多的財、求更大的權，不擇手段，最終鋌刀入獄，從物質上的「富」淪為精神上的「貧」，甚至失去自由，這才是最大的貧窮。看淡名利得失，不是讓人不思進取，而是懂得知足常樂。廣廈千間，夜眠不過七尺；良田萬頃，日食不過三餐。

不被貪慾綁架，心靈才能真正富足，人生才能輕裝上陣。

說到底，這些拆字哲理，歸結起來就是一種「中庸」的處世智慧：在動靜、急穩、忙閒、貪足之間找到平衡點。

它不教我們躺平，也不教我們內卷，而是教我們在複雜的世界裡，修得一顆清醒的心。

爭時知靜，急時能穩，忙裡偷閒，貪念即止。如此，方能在這紛繁世間，活出一份從容與通透。

人這一生，修的不是外物的累積，而是內心的秩序。當內心有了秩序，外界的風浪再大，也不過是舟行水上，波瀾不驚。